



· 未来艺术丛书 · 孙周兴主编

艺术—政治的未来

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

陆兴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未来艺术丛书 · 孙周兴主编

艺术—政治的未来

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

陆兴华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术—政治的未来：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 /
陆兴华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未来艺术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13050 - 9

I. ①艺… II. ①陆… III. ①雅克·朗西埃—艺术哲学—
研究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044850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艺术—政治的未来
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研究

陆兴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050 - 9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6% 插页 8

定价：62.00元



未来艺术丛书

主编：孙周兴

学术支持

同济大学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研究所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



未 来 艺 术 丛 书

作者简介

陆兴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思想、当代艺术理论和艺术策展。2013年5月曾组织朗西埃教授访问中国美术学院、同济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协助其做系列演讲和讨论班，促发艺术界、理论界对“艺术—政治”这一话题的持久关注。主要著作有：《当代艺术做什么？》（2012）、《让快乐排好队——巴特思想研究》、《哲学当务之急》（2009）；与张永胜教授共同主编学术辑刊《法国理论》。

总 序

在我们时代的所有“终结”言说中，“艺术的终结”大概是被争论得最多也是最有意味的一种。不过我以为，它也可能是最假惺惺的一种说法。老黑格尔就已经开始念叨“艺术的终结”了。黑格尔的逻辑令人讨厌，他是把艺术当作“绝对精神”之运动的低级阶段，说艺术是离“理念”最遥远的——艺术不完蛋，精神如何进步？然而黑格尔恐怕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居然有了“观念艺术”！但“观念—理念”为何就不能成为艺术或者艺术的要素呢？

如若限于欧洲—西方来说，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哲学大繁荣，可视为对尼采的“上帝死了”宣言的积极回应。对欧洲知识理想的重新奠基以及对人类此在的深度关怀成为这个时期哲学的基本特征。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戾之气阻断了这场最后的哲学盛宴。战后哲学虽然仍旧不失热闹，但哲学论题的局部化和哲学论述风格的激烈变异，已经足以让我们相信和确认海德格尔关于哲学的宣判：“哲学的终结。”海德格尔不无机智地说：“哲学的终结”不是“完蛋”而是“完成”，是把它所有的可能性都发挥出来了；他同时还不无狡猾地说：“哲学”虽然终结了，但“思想”兴起了。

我们固然可以一起期待后种族中心主义时代里世界多元思想的生成，但另一股文化力量的重生似乎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被命名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形式。尽管人们对于“当代艺术”有种种非议，尽管“当代艺

术”由于经常失于野蛮无度的动作而让人起疑，有时不免让人讨厌，甚至连“当代艺术”这个名称也多半莫名其妙（哪个时代没有“当代”艺术呀？）——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得不认为：文化的钟摆摆向艺术了。当代德国艺术大师格尔哈特·里希特倒是毫不隐晦，他直言道：哲学家和教士的时代结束了，咱们艺术家的时代到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多世纪前的音乐大师瓦格纳早就有此说法了。

20世纪上半叶开展的“实存哲学/存在主义”本来就是被称为“本质主义”或“柏拉图主义”的西方主流哲学文化的“异类”，已经在观念层面上为战后艺术文化的勃兴做了铺垫，因为“实存哲学”对此在可能性之维的开拓和个体自由行动的强调，本身就已经具有创造性或者艺术性的指向。“实存哲学”说到底是一种艺术哲学。“实存哲学”指示着艺术的未来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宁愿说“未来艺术”而不说“当代艺术”。

所谓“未来艺术”当然也意味着“未来的艺术”。对于“未来的艺术”的形态，我们还不可能做出明确的预判，更不可能做出固化的定义，而只可能有基于人类文化大局的预感和猜度。我们讲的“未来艺术”首要地却是指艺术活动本身具有未来性，是向可能性开放的实存行动。我们相信，作为实存行动的“未来艺术”应该是高度个体性的。若论政治动机，高度个体性的未来艺术是对全球民主体系造成的人类普遍同质化和平庸化趋势的反拨，所以它是戴着普遍观念镣铐的自由舞蹈。

战后越来越焕发生机的世界艺术已经显示了一种介入社会生活的感人力量，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关于“艺术的终结”或者“当代艺术危机”的命题。德国艺术家安瑟姆·基弗的说法最好听：艺术总是在遭受危险，但艺术不曾没落——艺术几未没落。所以，我们计划的“未来艺术丛书”将以基弗的一本访谈录开始，是所谓《艺术在没落中升起》。

孙周兴

2014年6月15日记于沪上同济

作者序

—

这是本人近十年来研读、探讨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思想和斗争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朗西埃的思想命运，一开始就交缠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之中。在与中国“文革”并行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前，他的老师路易·阿尔都塞就开始担忧，青年学生凭着那一点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冲进这样一场中国或法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一会儿就会成为自己身上携带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们因而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启蒙和指导。而后者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用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经过长期的意识形态批判来提供。朗西埃只同意这个立场的前一半，强烈地反对这个立场的后一半。他以一个毛泽东学生的强硬姿态来坚持：造反的方法应该在造反中找，不用去向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教授学或要。造反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理论的指导；在造反中，才能找到造反的理由。他认为，毛泽东思想说起来有

千条万条，但最重要的只有这一条，结果就引起了这对师生之间很尴尬的决裂。这个决裂已成为法国理论到今天也无法弥合的一条裂缝。由于它，我觉得美国学界所说的“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也将很难成立，因为到今天，朗西埃这个造反派还在继续颠覆这个地盘。^①

之后几年里，随着对1968年的政治运动和中国“文革”的深入反思，朗西埃进入了关于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解放话语的研究。这个研究与福柯的性史（关于性的历史话语）研究并行（那几年，听朗西埃说，他与福柯在国家图书馆查资料，一星期有好几天在那里碰头，一起吃自带的午饭），在借鉴后者的同时，仍守卫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激进姿态：工人的话语是自足的，他们的苦难、快乐和乌托邦完全能够在自己的话语里尽情表达，用不着知识分子的话语来帮他们转译和拔高。一切的失败、苦难和迷茫，都能在同志间的通信、旧情人的再遇、两代人于篝火边的争执和重新宣誓、临终前向战友和同志的嘱托之中表达清楚，语意、修辞的热切一点也不会逊色于《巴黎圣母院》或《战争与和平》。

在之后出版的《哲学家和他的穷人们》（*Le philosophe et ses pauvres*, 1986）、《无知的老师》（*Le maître ignorant*, 1987）、《无产阶级之夜》

① 在为2011年版的《阿尔都塞一课》的序中，朗西埃更坚定地重申了他年轻时所抱的关于学生造反的平等主义立场：所有的革命思想都应该建立在与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的立场相反的基础上；被主导者的能力或智力是解放的基础。“而在这个时代，这一平等式解放，我是没法不认同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那些标语所倡导的那些平等要求上的。我的这本书取了中国‘文革’中流行的那些看法：反权威，使群众的能力与党、国的权力对立。”“历史的纵深，正将我们带到评价这一‘文化大革命’的主演者身上的自动的发起能力的局限上。它让我们看到了用体力劳动来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这事儿的惩罚性质。可是，我又不得不说，这一知识分子的再教育，与西方对于劳动分工的那些批判竟是那么合拍。从这一点上说，我这本书，不幸又以那些下乡劳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代价，来证实这样一个论点：不与受压迫者的理性相结合的颠覆式理论是不存在的。”参见Jacques Rancière, *La leçon d'Althusser*, La fabrique, 2011, p. 13。

(*La nuit des prolétaires*, 1997) 等著作里，朗西埃一再捍卫这个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在坚持的立场：学生、工人和农民起来造反或占领，是不需要任何理论积累、思想觉悟和政治能力的培训的。所谓的“造反有理”，意思本来就是：造反本身就是道理；在造反中才能找到道理；没有充足的道理也能造反；在造反中才能找到道理；造了反才能有理。并且工人造反也是自己会造的，知识分子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而且，“造反”必然也是造反者的自我造反。法语中，“造反”也同时是自反动词 *se rebeller*，是造自己的反。知识分子或艺术家要造反，民工要造反，但他们同时都必须先自我造反，先造自己的反才对。他们分别造反，颠覆原有的共同体的集体感性秩序，这之后才能走到一起，才能共同出发、一起冒险，在这过程中才能达到平等。一进入共同冒险，就再也分不清谁是知识分子、谁是民工了。这个道理，哪怕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人们也只有造反过程中才能体认到。在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共识统治着我们的今天，在人人都成了全球资本—景观装置上的“秋蚊”时，就更如此了：我们必须先占领才能开始造反，在造反中我们才能造反。

造反后，共同体的集体感性秩序一旦凝结，就又成了共识和共感，成为温柔的专制和甜蜜的集权的滋生地。艺术或文学的任务是不断打乱这一集体感性秩序，在一次次打乱后，又使之一次次重聚。这被朗西埃称作“艺术—政治”和艺术的“审美配方”。而这正是本书的主题。

书名“艺术—政治的未来”的意思是：今后我们所说的艺术、文学、电影等，将越来越放大，而成为这种艺术—政治；这种未来的艺术—政治，将比我们总是先陷身其中的实体政治更加宽广，也更加深

入。我们原来所说的政治其实也包括在这种艺术—政治之中了，在未来，两者将越来越重合。艺术的底盘将大于政治的底盘，而政治只是艺术所调动的共同体感性里的一小部分。大艺术就是大政治；艺术—政治是未来的大政治。这就是本书题目的意思。

二

将朗西埃的关于如何到政治、艺术和文学、电影里去造反的思想，放进这样一本学术专著模样的书里去“研究”、写给大家看，不得不说是很矛盾的事，甚至很可能还违背了他的关于造反的基本思想：造反不需要再多一本书来指导了，提供更充足的理由并不更利于造反，要造就造好了。读者只有自己造了反，才能找到当初造反时需要的理由。造了反再来写书，才写得好。这个困境，我作为作者必须老实承认。朗西埃的造反思想，不是要将我们带向关于为什么要造反的更严密的论证（当然他的写作是相当细密的），而是在逼我们回到开头，觉醒、沉痛地来重新开始造反，也就是回到一个基本的姿态里来：造反。这本研究朗西埃的造反思想的书，并不一定能帮你走向那一全新的造反的开头。

这个全新的造反的开头就是平等。平等之事很难，正因为它开始起来其实很简单，就像在古罗马，父亲将手搭在儿子肩膀上，就表示从那一刻起，他将他代表的一切权力和称号像用蓝牙一样全部传导给了儿子，儿子从此可与父亲平起平坐了。而人类兄弟之间的手搭肩和平起平坐，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一向极难。一种最激进的平等行动就起于我们的这样一种意愿：就当我们已经平等似的那样，先开始行动吧，就是这么简单，像造反那么简单。但这样的举手之劳，我们也

一直拖延到了今天。

以平等为开始之开始处，先造反起来，一起造反，造反到一起就行。一旦要去找出、写出我的造反理由，我就先掉进主导意识形态和它的知识分子们布下的圈套之中，就将自己送上门去。连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这样的革命理论家也都入了狼窝，自己先成了狼外婆！我们都是造反者，但我们仍在挣扎，必须当前就开始斗争。只有斗争，才能重新定义我们。这本书，也并不能帮你我去造更好的反，它只是在建议：如果我们平等地一起进入造反，局面就会大不同。

我写、你读这本书时，我们的目标应该始终不动摇：回到那个全新的开头。在回到那里之前，包括我这本研究朗西埃的造反思想的著作都只是一些铺垫，是在帮助发动那个“开头”而已。不回到这个开头，讨论民主意思也就不大。

而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最近一百年，也就跟“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民主”这一很可疑的选择搞上了。到底要的是什么？选这和选那有区别吗？

2013年5月19日，在同济大学的演讲《民主就在今天搞》^①和与观众的互动中，朗西埃尖锐地指出：共产主义和民主，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对于西方人，都是同一样东西；共产主义太好了，所以，资本主义一定不会放过它，就像脸书（Facebook）公司收购照片墙（Instagram）公司那样，吞并得迫不及待。如果中国人民真的想搞民主，那就得认真搞；而一旦认真搞到最后，它也就成了某一种共产主义实践。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小麻烦：我们的共产主义或民主的始基，也就是平等这一基础之基础，却还未夯实，甚至都未开

^① 参见《在这个时代，“共识”被滥用了》，载《东方早报》2013年5月20日，第A26版。

始，甚至不平等在今天更加深了。不平等的逻辑正像一条毒蛇一样，盘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想要平等，但无法开始它。如想要在当前的不平等里去获得平等，那就只能先造反了。

我们要造反，这很好。可是，我们发现，要回到那个平等的位置相当困难。这样看，我们的造反难度其实很大，也许必须从我们自己的身体占领去开始。而占领，在今天已经是：用身体的可见性（露出身体上某一以前一直未被看见的部分）去抵抗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系统对我们身体的垄断和规训，去展示自己作为新人民一员的“权力”。当前，总已有某一种共识先已主导了这一看上去很正常的可见、可思和可说之秩序。主导者在电视上只用了半分钟节目就能宣布事实、现状和现实。专家们一解说，好像事情就马上变成了他们嘴里的样子。共识向我们提供了事实框架，我们就被关在了里面，想不同意也难。我们必须像跳探戈那样收步、转身，身体在下一刻滑入另一个位置，把当前共识甩在身后。占领，也就是这么轻松。

造反，始于这样的占领。

写这样一本书，我也必须取这样一种占领姿态。开始造反，造这个老文科的反，这是先决条件。

三

我们想必已一再收到这一可怕的消息：我们寄身的老文科是彻底无救的了。这消息，一开始我们是从福柯和德里达那儿听来的。在《哲学的权利》（*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 1990）和《无条件大学》（*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2001）两书中，德里达在解构了从康德、谢林到海德格尔之间所构筑的“德国大学理念”（*Universitas*）之

后，提出了用“无条件大学”来引领和置换我们今天的大学实践、以“新文科”作为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根据地这一主张。“新文科应当仍然成为批判式抵抗的终极之地（l'ultimate lieu de résistance critique）”^①，他说。批判式抵抗，就是今天说的占领和造反。新文科，是德里达的造反根据地。

福柯在晚年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将这种新文科的基本方法论，也就是这一批判式抵抗归纳为考古和谱系这两个姿态；其核心目标，是“要将自己的身体、行为、情感、激情和个人存在都转变成艺术”，是要像波德莱尔眼里的画家马奈和居斯（Constantin Guys）那样，在将我们的当下英雄化的同时也冒犯它：发明它，捏造它，一次次重新塑造它，使“真实更真实”，使“美更美”。动用谱系方法，是要去追问：这老文科里还有哪些是没做过，甚至是还没列出来的？没有了？那就发明！谱系方法将不是从我们的现状里推导出什么是我们不可能知和做的，而是要在那些使我们成了现在这样子的偶然性中，去凸显我们如何不再去是、做和思我们现在正在是、做和思的那些可能的解脱途径。也就是，如何在此刻改弦易辙？新文科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通过考古回到某个源头，再通过考古重新回到我们的当前，使我们通过考古，学着从过去各个时代一次次回头来看我们的当前。当代性将不在我们的当前之中，而在那种我们活过，但还未被我们真正活出的东西里。考古，是要求我们端正这一点：源头并不在远古而在当前，我们因深情于当前才回到过去。考古是要：接通当代与每一个“过去”。

因此，福柯的考古和谱系这两个方法，究底来说，就是在文科之

^①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Galilée, 2001, p. 14.

内造了反，搞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将世界—历史一折两段，追求新的开始，去发明：我们的新政治的目标和手段都需重新发明。这也就是尼采式的文明大革命了。

尼采说，能够反对那些否定生活的力量的，没有别的，只有艺术了。艺术作为反哲学应该是一个人哲学运程的后半段，文化人的后半生都应该是瓦格纳的前半生。1888年12月，尼采在与勃兰克斯的通信中指出：必须将世界—历史一折两段，这样才能原地冒出新日历。1888年应该算元年。当代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这样解释尼采的这一立场：一折两段才能有一个绝对的开始，才构成事件，形成黑洞，使周围的一切都待定。^①造成事件、使源头重新浮出、使审美行动和政治行动同一（源政治），人类这才开始像古希腊人那样重新用神话手段来演和观悲剧，这才能像古希腊人那样将神请到戏中来倾听人的命运，好像脚本是人写出来似的。什么时候了结哲学、开始艺术？“艺术才是对知者的伟大教育。艺术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生活的真正主人”，尼采接着对勃兰克斯说。而我们今天的态度可能是倒过来了：抱了美学的态度，想用哲学去把握艺术。而其实，艺术应该是反—哲学，艺术也是反—美学。艺术才是真正的反—基督主义、反—佛教、反—虚无主义。

尼采这是在要求我们去搞一种大写的艺术—政治了。

“将世界—历史一折两段”，尼采的这句话成了巴特（Roland Barthes）1967年9月14日在《世界报》上撰文响应“红卫兵”捣毁庙宇和文物时的主要论据：必须彻底毁灭文明的基础，人类才能从其将自己做小的“现代主义”冲动中解救出来。“毁灭文明的基础”，应该就

^① 引自巴迪欧1992年至1993年的尼采讲座第六讲，由蒂奥（Aimé Thiault）笔记，迪韦尔（François Duvert）誊清，www.entretewps.asso.fr/Badiou/92-93.htm。

是指尼采所说的那场文明大革命。

什么是我们今天所应期待的“文革”？哲学家巴迪欧说，那就是要驱除革命中的历史主义，使革命成为事件，使“多”重新到场，使从古以来的一切待定。最近，法国的弗朗索瓦·拉鲁勒（François Laruelle）在批评巴迪欧在其哲学中对“文革”的利用时，大尺度地发展了后者的立场。他指出，巴迪欧企图在哲学内部搞大革命，这是不够的；应该将哲学主动搞成一场文化的大革命，在一场尼采式的文明大革命中一步到位地使哲学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才对。将大学和知识分子搞进“文化大革命”，把老文科逼到长征之途，这是成全它而不是搞乱它。^①一个西方学者，从欧洲大陆哲学的论域出发，给我们中国人在老文科中如何造反和起义指出了一条令人吃惊的道路：将我们手里的西方哲学和革命搅拌到一起，将老文科拖入一次长征并搞进一场“文化大革命”之中。

这种将老文科推入一场新“文化大革命”的姿态，与朗西埃对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如出一辙。这种批判，对于我们正在到来的新文科将意味着什么？

四

朗西埃在为《中国演讲录》^②所写的前言中指出：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分别解释说，工匠不可以待在别的地方，只能待在他们所待的地方，是因为“工作不等人”，因为他们并不占有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贡献到他们的特殊技

^① François Laruelle, *Anti-Badiou*, Kimé, 2011, p. 10.

^② 朗西埃：《雅克·朗西埃中国演讲录》，陆兴华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